

又是一年飞雪到

□李雪芹

冬天越来越有冬天的样子了,树早已枝秃干枯,风在枝头吹得猎猎作响,也开始下雪了。胡天八月即飞雪,相比于塞北的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,这场雪似乎来得晚了点。纵然是晚,终归还是来了。

临窗观雪,我禁不住遐想,这轻盈娇柔的精灵,到底是从什么地方降临红尘的?一路飘洒,有没有来得及歇息?名为雪花,那怒放的六瓣里,可有花蕊?为何没叶?枝在哪里?是否有根?是谁曾多情把她种下?何人又辛勤把她培育?

抑或是仙女在天庭摇落一树琼花,人间才有了这圣洁的“娇娃”。看雪扭着优美的舞姿,披着轻柔的白纱,像个含羞待嫁的娇娘,飘飘洒洒,纷纷扬扬,是为了赴春天的约会吗?

忆我往昔,杨柳依依。长亭离别,拂水飘绵送行色,烟里丝丝弄碧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!倦客归来,人面不知何处去,萧郎已是路人。这低吟长叹中,可是雪引得良人

愁绪难遣吗?

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”,梅须雪映,雪须诗趁。梅和雪,雪和诗,是怎样息息相连,情景交融的?莫不是梅雪两情相悦,诗不遗余力,尽情描绘,终于呈现给世人最美的视野大餐。“日暮诗成天又雪,与梅并作十分春”,人生最得意之事莫过于此吧,天飘雪,诗写成,室外寒梅扑鼻香!

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江湖已经发出邀请函,诗酒趁年华,你赴不赴约?况且还预备了满满的期待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酒香火旺,雪洁情切,这盛情,如何推辞?

雪,不仅用来写诗赋对,还可以拿来煮。

烹雪煮茶,曹公采的雪那可是从梅花上收的,总共才有那鬼脸青的花磁瓮一瓮,而且放足了五年。这么珍贵的雪水需放什么茶才能匹配呢?放的是普洱茶还是老君眉呢?品茶的人需是什么身份才能啜饮一口呢?烹雪煮茶,除了曹公,

还有谁有这么高的雅兴?传说住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,出门见面打招呼,一开口说话就会结成冰雪,对方听不见,只好拿回家慢慢地烤来听……

这么浪漫的传说是谁在传说?是台北清而不玄的林清玄在传说吗?只是这冰雪拿回家怎么个烤法?是直接架火烧烤还是放在锅里煮?如果直接烧烤,雪化

时声音会不会碎了一地?声裂音碎,如何拼接成一句完整的话语?如果放在锅里煮,还讲究刀工否?是切片?切丝?还是切丁?切条?是红烧还是清炖?要不要油炸?添不添佐料?葱姜蒜还放吗?该用怎样的心情怎样的火候去煮雪,才能还原说话人的原汁原味?当雪融冰消的时候,是不是还能煮出一锅春天?



老街那家米线铺

□张贵堂

一声:“老板,来一碗米线。”然后拣一个座位坐下。可是老板那里是没有“好嘞”一声的回应。他们只是拿起一个大碗来,从旁边的米线桶里捞出一些米线来,然后把米线放入西边的开水锅里煮烫一下,随手放入几片油菜叶,等煮熟之后,用笊篱捞出盛放入一只碗里。这时,老板就会扭脸问你:“放辣椒吗?”老板是问:要不要放他们特制的香辣肉酱?这个香辣肉酱有着特别好吃的味道。我不太能吃辣,就回应道:“微辣”。隔不了几分钟,一碗热腾腾香辣适宜的米线就端放在你的面前。

这时,一阵诱人的香辣味迎面扑来,令人垂涎欲滴。望着一大碗香喷喷的米线,我不由得把它仔细看个清楚:浓浓的香汤,白白细细的米线配着碧绿晶莹的嫩油菜,上面还飘着几点翠绿的香菜。我赶紧吃上几口米线,喝上一口汤,咬上一口热烧饼,嗯——美味!汤内的香辣肉酱里有着小小的肉丁,咀嚼在口腔内,是满满的香辣美味。那顺滑爽口的米线细长细长的,又香又甜,又滑又嫩,让人感到细腻而柔软。汤在口中慢慢化开,整个嘴巴里香气四溢,吃起来浑身暖洋洋的。

因为什么事吵架,你说我一句,我呛你一句,叽里咕噜,脸上带着怒容。可是,周围的顾客一句也听不懂。

我得知这家米线店铺,大概是在2003年。那时,我在县城一家私立高中任教。工作之余,我有时到这条老街上闲逛。当时,这条老街还是一条比较热闹的步行街。老街北面有县一中、公安局、西关小学等单位。老街的东面是唐塔广场,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唐塔。据县志记载,唐塔原高七级,建于五代唐长兴二年,故人们称作“唐塔”,也有人叫它荒塔、观音寺塔,至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。老街南面有武装部、邮电局、县政府等机关单位。老街上店铺林立,老电影院、百货店、服装店、小吃店排列两侧。而这家陕西米线店只是这条老街上并不是很显眼的店铺。

可是,他们家米线风味却是十分独特,一直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。我每次去吃米线,都是先在米线铺西边的烧饼铺里买两个热烧饼。走进米线铺,就和老板或者老板娘招呼



在小城的老街上,有一家米线店铺。米线店是一间房子的门面,店铺里面放置了七张饭桌,每张桌子配有四把圆凳子。店铺外面是操作间,与里面用铝合金板隔开。操作间靠东墙是一排橱柜,里面放有做米线的原料及配料等;靠西墙就是两个操作灶台,一个是用来煮烫米线,一个是用来炒米皮。

这家米线铺子在这条老街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店铺的名字叫“陕西好再来米线店(二十年老店)”,铺子的主人是夫妻俩,陕西人。男老板是一个高个子、挺壮实的男人,皮肤黝黑,两只眼睛大而圆,一瞪眼,眼珠子白的多,他的牙齿也很白。女老板是一个朴素的女子,中等个,很白净,干活时手脚十分麻利。夫妻俩都是话头少,不爱说话,不像其他店铺老板那么热情地打招呼,只是默默地做事情。当他们招揽买卖,和顾客交流时,用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;而当他们两人私自交流时,则是用他们本地语言说话,语速很快,让人听不懂。记得有一次,他们夫妻俩不知

婚礼上(外二首)

□鲁北

婚礼上

一对新人

按照司仪的善意诱导

在大庭广众之下

拥抱、亲吻、信誓旦旦

不远处

锅碗瓢盆们听到了这些话

都哭了

捣蒜

蒜白子是石头做的

蒜锤子也是

蒜在蒜白子里

被蒜锤子捣来捣去

蒜白子和蒜锤子的一场战争

让无辜的蒜粉身碎骨

杀鸡给猴看,猴不看

杀鸡给猴看

鸡在草里,猴子在树上

鸡一直被宰杀

树上的猴子忙着吃果子

没心思看那些扑扑楞楞的鸡

蚕(外二首)

□彭卫

人们赞美蚕

春蚕到死丝方尽

人们嘲笑蚕

作茧自缚

其实蚕

并没有两副面孔

果核

苦涩的核

藏在甜蜜的果肉里

如此唇齿相依

又如此泾渭分明

火

你究竟是

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的

普罗米修斯

还是

毁灭生命和财产的休诺

全都由

人与你之间的距离

决定

早起的人

□麦晓珠

一缕曙光穿透

沉睡的云层

早起的人

奔赴在清甜的微风里

摩托车滑行于大地的肌肤

微微抖落的露珠

从草叶上含泪破碎

人间悲喜

柴米油盐

明天还在召唤

阳光还在照耀

向着光亮

踏过荆棘

仍要义无反顾地奔赴

早起的人

幻想了千百次

生活的诗和远方

